

读史碎金注

讀史碎金註卷之十四

肅州胡文炳處臣編輯

漢獻帝

名協靈帝子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五

永漢

數月

初平

四

興平

二

建

安

四

延康

一

削盧植爵罷黃琬官既報永樂更遷長安

董卓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

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輶輶出卓果使人追之到
懷不及遂隱於山谷不交人事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
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
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宏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百
官無敢言者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
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
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無故捐宗廟棄園
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
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
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
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
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
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
可思卓不答以災異策免琬彪等官○卓又議太后
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
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
虎賁更封鄴侯○初卓既專政見雒中貴戚第室相望
金帛財產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
妻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

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
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
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

伍孚懷刀呂布擲戟董卓炷臍蔡邕黥額

伍孚字德瑜汝南人也爲越騎校尉忿董卓凶毒志手
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
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
右執殺孚大誦曰虜欲反邪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
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呂布字奉先五原
九原人也初事丁原大見親待從原將兵詣洛陽董卓
誘使殺原布遂斬原首詣卓卓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
卓性剛褊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爲卓顧
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
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
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
士孫瑞密謀誅卓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

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會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
 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
 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
 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
 自書詔以授布命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
 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
 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
 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
 懷中詔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民咸稱萬
 歲乃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置臍中然之
 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董卓重蔡邕才學厚相遇邕
 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
 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遜逃
 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
 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
 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
 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亡大節今天
 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

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朱儁無權王允失計郭汜信妻李傕劫帝

初董卓聞關東兵盛以朱儁有重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及董卓被誅李傕郭汜作亂儁時猶在

中牟陶謙以僞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僞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僞等奉迎天子會僞被徵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僞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僞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僞徵復爲太僕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僞相攻長安中亂故僞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僞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僞等僞素剛卽日發病卒○董卓之遷都關中也委政於司徒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每方深篡逆已兆密結卓將呂布使刺殺卓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卓部將北地李傕張掖郭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旣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僞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僞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

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
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東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
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
攻長安克則得天下矣不克則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
鄉里尙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
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
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
蜀兵內反引催衆得入城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招
王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
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
未幾催汜殺允屍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
之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催數設酒請汜或留
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
會催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
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
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
解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
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

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宏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來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

王宏止翼梁衍勸嵩橋瑁移馥張邈隨宮

王宏字長文太原人也初爲宏農太守考案郡中事官官買爵位者雖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郡王允秉政以宋翼爲馮翊王宏爲扶風及李催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汜催以我二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
沸欲誅董卓況其黨與乎今若舉兵與山東相應此轉
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催收允
及翼宏并殺之○皇甫嵩屯扶風董卓徵爲城門校尉
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
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因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
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
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
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
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
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曰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
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
以下皆拜以屈嵩旣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嵩笑而
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備同服
○橋瑁字元偉梁國人爲東郡太守袁紹在渤海韓馥
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瑁乃詐作京師
三公移書與州郡陳董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
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召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
邪助董卓邪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

色乃聽紹舉兵。○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其與呂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宮始隨操後，亦自疑及操，復攻陶謙。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亦足以豪而反。受制於人，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時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為兗州牧。

張楊還洛曹操遷許唐姬悲君趙異哀女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蹇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

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
使楊繕治宮室楊欲以爲已功故名殿曰楊安殿帝乃
遷居拜楊大司馬○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
未定韓暹楊奉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
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
下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
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
得進會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召操操乃以兵詣雒陽旣
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翼駕功詔勿問以操
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
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引董昭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
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遂都許立宗廟社稷自是政歸
曹氏天子守位而已○山東諸侯討董卓卓乃置宏農
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
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藥可以辟惡王
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
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
幽元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
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獨兮后土
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

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
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
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畧得姬催因欲妻
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尙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
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
妃○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
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
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
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則
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鮮食
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
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
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
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
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
撮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
超攻冀異躬著布講佐昂守備又悉脫所
佩環黼黻以賞戰士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文姬才女皇甫令妻得曹洪馬沃橋元雞

蔡文姬名琰左中郎將女也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
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再適陳留董祀天下喪亂文
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
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
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音辭
清辨旨甚酸哀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因問曰聞夫人
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
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
不親授乞給紙筆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
懷悲憤作詩曰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
胡風春夏起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
之嘗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
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
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
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
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
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

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
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
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吹梵梵對孤影
但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
人相寬大爲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安定皇甫規妻
者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怪
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聞其名而聘
之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
者悉拔刀圍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
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
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
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妻謂
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云。先是山東起兵討董卓者推渤海太守袁
紹爲盟主紹屯河內陳留太守張邈兖州刺史劉岱東
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
陽豫州刺史孔伋屯潁川冀州牧韓馥在鄴諸軍畏董
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今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
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
遂引兵西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

中馬亦被創曹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遂夜遁還洪字子廉操從弟也○初曹操徵時人莫知
者嘗往候太尉橋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
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懷
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
容國念明訓士思今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
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勸猶
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
雞過相沃醕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
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
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
之

馮辭折凶溫書幾死袁紹舉印孫堅得璽

趙馮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
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
私並充臺閣馮拒不聽卓怒召馮欲殺之觀者皆爲馮
懼而馮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

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戮棄官收
斂之三輔亂戢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操平荊州執
戢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
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趙溫字子柔成都人衛尉
典兄子也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
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獻帝西遷復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
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
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
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
讎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而復欲移
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
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
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
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初袁紹嘗得一
玉印於曹操坐中舉向其肘操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復使人說操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
孰踰於此操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孫堅字
文臺吳郡富春人也靈帝時以討張角及區星等功封